

# 爱情， 晚安！

付景辉／著

当沉默的地平线，将最后的一缕阳光，封锁  
在深深的寂寞中，今夜过后，谁又是谁的谁呢？  
面对爱情，请说晚安。



# 爱情，晚安！

付景辉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情,晚安! /付景辉著. —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2012.7

ISBN 978-7-106-03539-6

I. ①爱… II. ①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72208 号

责任编辑:纵华跃

封面设计:谷宗澎

版式设计:付义桥

责任校对:张宇

责任印制:庞敬峰

## 爱情,晚安!

付景辉 著

---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 100013

电话:64296664(总编室) 64216278(发行部)

64296742(读者服务部) E-mail:cfpygb@126.com.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720×1000 毫米 1/16

印张/11 字数/150 千字

---

书 号 ISBN 978-7-106-03539-6/I·0803

定 价 23.00 元

## 内容简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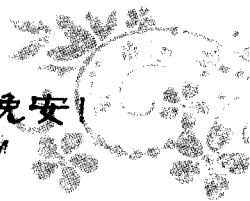
也许在你我心中，都有一段无法抹去的记忆，一个曾经心碎而又心醉的故事，也许是当时我们的青春傲慢，年少轻狂，使曾深爱过的女孩或男孩伤心流泪。若干年后，当我们在某个灯火阑珊处蓦然回首时，在某个午夜梦回时，是不是有几丝幽怨，几许感伤呢？

当兰飞飞读懂自己，明白什么叫做爱情时，一切曾经好像拥有过的东西都已悄悄地离她远去，风雨落花，爱情如梦。她梦见马小石手捧着鲜花向她跑过来，而她却没有梦到最后走的那个人却是她自己。

人生到底追求的是什么呢？就像书中那些人的人生，是事业？是生活？还是梦想？也许是幸福。然而，他们又在逃避什么呢？相遇，相识，然后告别，一切的一切又归于平静。

也许就像书中马小石在诗中所写的那样，“当我发现我爱你的时候，你已经走了很远……”

然而，当沉默的地平线，将最后的一缕阳光，封锁在深深的寂寞中，今夜过后，谁又是谁的谁呢？面对爱情，请说晚安。



## 目 录

### 第一章 我们一起忧伤 ..... 1

忧伤的潮水流淌不息，青春的灯火若即若离，我曾经在某一天，为谁的微笑深深陶醉？多年后的夜里，却变得如此狼狈，望着渐渐迷离的北京夜空，无声地流泪……

### 第二章 疯狂的青春 ..... 29

玉龙雪山的雪是纳西人的精神皈依之所，那里把纳西人的神思引向悠远的天国，在圣洁的玉龙山上，有一个遍地开满鲜花、没有痛苦忧愁的地方，那是爱神“游主”居住的地方。在那里，可以抚摸轻柔的阳光。在那里，你可以看到幸福的模样。在那里，爱情不会苍老，爱情不会别离，有情人可以永远吮吸爱情之蜜，永远没有忧伤……

### 第三章 谁的温柔 ..... 65

狂乱的午夜，睡衣疯了，谁露着文色的肌肤四处奔走，当善恶之树让人懂得羞丑，在千万层地域下，那是谁的纯真，又是谁的温柔……

### 第四章 爱情你姓什么？ ..... 89

那天晚上，我在我家的阳台上站了很久，就像一位失恋的女诗人，想了很多，最后想些什么自己也记不起来了，只记得自己很冷。后来我回到卧室一头扎在床上，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，恍恍惚惚中似乎也能听见大雪落下的声音，还有梦里，那些流不尽的眼泪……



**第五章 圣诞节的眼泪 ..... 123**

我抬头，雪还在下着，那些飘落的雪花落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，头发上，衣服上，一些瞬间融化，一些落下了又被风吹走了，就像当那些飘洒的雪花覆盖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一些人花天酒地，一些人物欲横飞，一些人甜言蜜语，一些人笑如花开，还有一些人在暗地里悲伤地流着眼泪……

**第六章 风雨落花随波而去 ..... 147**

诗人就是自由的女神，我无情地挥霍泪水，流向曾爱过的人，我已经死了，可我的影子还在大地上奔走，就像悬崖上盛开的花，那是诗人无息的灵魂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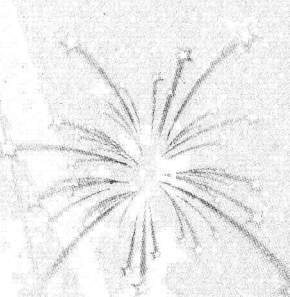
**后 记 ..... 170**



## 第一章

chapter one

### 我们一起忧伤



忧伤的潮水流淌不息，青春的灯火若即若离，我曾经在某一天，为谁的微笑深深陶醉？多年后的夜里，却变得如此狼狈，望着渐渐迷离的北京夜空，无声地流泪……



# [ 1 ]

**我**走出研究所大楼时，外边下起了蒙蒙细雨。我站在门口的雨搭下面，看着马路上那些步履匆匆的行人，一张张流动的陌生面孔，似乎每个人的脸上都有满含深意的故事，思绪里突然出现一种叫做忧伤的东西，不知不觉我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了十年。北京，这座城市是很多年轻人寻梦的地方，可是当梦醒来的时候，又有多少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呢？这些年北京在我眼里，像是一个没穿衣服的少女，有的时候觉得它很美，让人怦然心动，有的时候又觉得它物欲横飞，使人渐渐迷离。

在北京生活的这些年，我发现我生活得越来越像猪了，无论是面对爱情、工作、朋友、还是我自己，都喜欢像猪那样与世无争地活着。我叫兰飞飞，是学心理学的，目前在一家研究所里实习，是一名心理调查研究员，经常会得出一些乏味无聊的结论。我从来没觉得那些花大把时间得出的什么结论有意义，就像去讨论鲁迅那老头看见今天的“时尚文学”会不会从棺木里爬出来一样，都是没有意义的。当然，也许只有我自己这么认为。

我妈常说我一个女孩子家学什么心理学啊？做个服装设计师多好啊，

## 爱情，晚安！

AI QING, WAN AN!

每天都穿漂亮的衣服不说还能赚钱呢！我说你这老太太，嘿，怎么这么庸俗啊，就知道钱。每次老太太听我说这话都会跟我吹胡子瞪眼一番，然后开始滔滔不绝地向我诉说她那个年代。我妈当年是个知青，组织看她体格小，所以对她还是比较照顾的，直接下放到了北大荒。在那个风景无限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地方苦捱了三个年头，而且当年还差点儿没把小命扔在那儿，所以我现在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她看不惯，动不动就跟我做忆苦思甜的报告，弄得我都觉得当年差点儿没把小命扔在北大荒的那个人不是她，是我。

其实我喜欢用一种猪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，看我身边的每一个人，看他们忧愁，看他们烦恼，看他们欢笑，看他们起起落落地把自己埋葬在岁月当中。也许这就是生活，这就是人生，不过有时候想想生活觉得特好笑，就像我那些朋友，他们潜伏在各行各业，干什么的都有，小到平凡的辛勤劳动者，大到这个“家”那个“家”，用我朋友马小石的话说，什么家啊？除了我们伟大的科学家其他的都是“家庭主妇”。他这话也许有些偏激，不过在我朋友中文化人可是不少，其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要属作家杜寒。

说起杜寒我就想笑，他经常把自己和牛顿联系在一起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牛顿我们都知道，在树底下乘凉时不小心被苹果砸了，结果这一下砸出个“万有引力”。杜寒那小子在没成为作家之前属于仰望屋顶的空想主义者，啥事儿美他想啥，结果美事儿真的降临了。有一天他上街去溜达，横空飞下一个不明物体砸在了他的头上，用手一摸是鸟粪，心情郁闷之际突发灵感，文思如尿频奔流，千丝万缕的心灵感受凝聚于笔端，结果一本书就在他和鸟粪中诞生了，书名叫《鸟粪奇缘》。此大作一经面市销量还不错，于是他就觉得自己很有写作天赋，虽然跟牛顿相差十万八千里，但他觉得跟人家的经历颇为相似，只不过一个是苹果一个是鸟粪而已。

杜寒成为作家之后，感悟极其之深，恨如此崇高的鸟粪为何姗姗来迟，害他之前无数日夜空空虚度，假如一降生鸟粪就砸在他的头上，那他岂不

是神童!? 悲哀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，不过回过头仔细想想，现在成为一个文化人也为时不晚，青春尚在，有多少文儒落尽一生的墨迹也无半点儿成就，而他才涂抹一部就有莫大功效，他对自己都不禁肃然起敬另眼相看，把鸟粪和他的头撞击在一起的那个瞬间称之为“伟大的瞬间”，在他心中好比火星脱轨撞在地球上，有着不同凡响的震撼。

我的思绪正在雨中漂浮不定时，手机响了，掏出手机看了一下来电显示，是马小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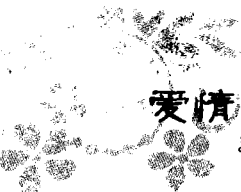
马小石是我在北京交的第一个朋友，算算也有十年了，他曾经跟杜寒一样也是个写诗的文化人，而且在圈里还有点儿小名气，可是名气不能当饭吃，后来下海专职炒期货，不到两年就弄了几百万。有时候命运这东西真是邪门，以前马小石就住在我家对门，每天骑着快要报废的自行车四处找出版社投稿，吭哧憋肚地赚俩碎银子还不够修车的呢，三天两头就上我家蹭吃蹭喝，现在人家可是个有钱的主儿，家也搬到东城区去了。每当他回首写诗投稿的那段岁月，总是笑得特别的苦涩，他说那段岁月是他光着屁股追求梦想的年代，这一生中他都无法忘记！

马小石有些日子没和我联系了，听沈楠楠说他最近好像恋爱了，恋爱这种圣洁的词汇用在马小石身上，我总觉得有些好笑，在我朋友中属他最多情了，呵呵！

“飞飞，下班了吗？”电话接通后，从听筒里传来的是马小石一如既往的磁性嗓音，按照他的说法上帝对他是偏爱的，不但给了他英俊的外表和聪明的脑袋瓜，还给了他让所有女人听了心都为之一颤的嗓音。

每次我坐在我们家的阳台上望着天空时心里都有点儿愤愤不平，上帝怎么就不对我如此偏爱呢？身为女人没有身材，没有容貌，没有柔美的嗓音，哎，相关部门真应该给我颁发一个三无证书了，悲哀呀。

“嗯，下班了。今天是什么好日子想起来给我打电话呀，是不是又做了啥缺德的事儿了？说好了啊，要是十分恶劣的事儿我可举报政府啊！”我在电话里用语言打击他，我已经习惯了用这种方式跟他说话。



## 爱情，晚安！

AI QING, WAN AN!

“别说的那么难听嘛，我这人多实在多善良啊，这些年了，别人不知道你还不了解我吗!?”他在电话那头说。

我拿电话的手抖了一下，憋了半天，硬生生地把眼泪都憋了回去，竟敢拿好人的头衔吓唬我，这些年了我还不知道他吗?“马小石，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呀，千万别用善良抬高自己了，太刺激脑细胞了。”

马小石在电话那头哈哈一阵笑，“飞飞，其实我有个事儿想求你帮忙。”

我就知道没事儿他不会找我，跟他相处十年了，还不了解他?在他身上我啥也没捞着不说，还竟往里搭，而且得什么搭什么，就说上次那桩赌博事件吧，人家玩牌他在旁边看热闹，结果当场就被勤劳的人民警察给抓获了，半夜三更的他给我打电话，叫我以家属的名义去交罚款，我屁颠地去了分局，办手续的那位警察大哥对我好一通批评教育，说我对老公管教不严，对社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，当时我听了心里这个不舒坦，就像吃东西被噎着了似的，他挨抓关我什么事儿啊?

那天晚上走出分局的大门时，马小石抬头望望夜空，神情宛然，目光苍茫，随口说出几句感叹的诗句：“忧伤的潮水流淌不息，青春的灯火若即若离，我曾经在某一天，为谁的微笑深深陶醉?多年后的夜里，却变得如此狼狈，望着渐渐迷离的北京夜空，无声地流泪，我没有犯法，真的没有犯法……”

我就想不明白，如果赌博不算违法，全国人民都赌博祖国谁来建设啊?

我在心里合计了一下，“什么事情你说吧，只要不是损害我个人名誉的事儿，一切都好商量。”

马小石在电话那头连声客套，说我够哥们儿，说这事儿绝对不反人民不反党，举手之劳无伤大雅，更不会损害我的名誉，就是让我做他一天的女朋友。

我差点儿没被飞过来的雨水呛着，现在想起分局那码子事儿心里还

叫屈呢，有种被强奸的感觉，这回又找上我了。我说，“小石你得了吧你，我可没有这精神病般的爱好，有这时间我还上北京动物园看猴儿去呢！”

自从上次在首都体育馆花了一千多块钱看了什么组合开的演唱会后，我就改看动物明星了，不改不行啊，因为我妈这次彻底跟我火了，指着鼻子训我，说我是白痴，现在世界经济这样不好了，谁还花一千多块钱看她们在台上蹦达啊？而且还把嗓子喊哑了，以后让我拿着荧光棒去动物园看大猩猩耍猴去，如果再看见我去看什么演唱会，肯定会打断我的狗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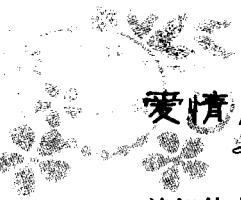
我也没再敢跟老太太犟嘴，因为那一千多块钱是我从夏春雨那里借的，要是让她老人家知道我现在活得这么潇洒，欠了一屁股外债，那就不是打断狗腿的事儿了，非跟我动刀玩命不可！

马小石说，“飞飞，你一定得帮我，上次喝了点儿酒和几个炒期货上的朋友吹牛说我女朋友是心理专家，他们不相信，说我说大话吹牛皮，小心烂嘴巴！”

我一听呵呵乐了，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都知道马小石爱吹牛皮，而且他吹牛从来都是脸不红心不跳，说得有鼻子有眼的，你不相信都不行，就连我们这些在一起多年的朋友，有时候都会一不小心被他那张口若悬河的烂嘴巴给忽悠了，那可真叫个本事！

记得第一位马小石的女朋友，就是他吹牛吹到手的，那个女孩叫蒙蒙，是学芭蕾舞的，马小石跟人家吹牛，说他爸是大作家马某某，他家钱多得发白毛，他还把夏春雨那辆红色跑车借来开，装气派撑场面，再加上马小石那张忧伤的脸，所以那个叫蒙蒙的女孩二话没说就投怀送抱了。有一天，马小石骑着破自行车上出版社去投稿，在蜂窝路被那个女孩当场抓获了，马小石心里还没个准备呢，一个空前绝后的大嘴巴落在了他的脸上，那个女孩说你爸要是大作家马某某，那我爸就是国防部长了，去死吧你！

那是马小石第一次被女孩打，他倒是想得开，他说这事儿谁也不怨，



## 爱情，晚安！

AI QING, WAN AN

就怨他走的那条路的路名没起好，叫什么蜂窝路啊，要是叫平安路、无灾路什么的，这场灾难就不会发生了。

“小石，我又不是什么心理专家，再说给你当女朋友我多丢人啊，不干不干，我不干。”我拒绝他。

他在电话那头急得直跳脚，哭哭唧唧地哀求我，说是我不去救他，他就得从亚洲大酒店的楼顶上跳下去，他拿小命跟人家打的保票，说是不白求，我说什么条件他都答应，只要他办得到。

听他说这话我也没辙了，我这人嘴硬心软，再加上这些年的交情，也不能见死不救啊。

我说，“你在哪儿呢，我马上过去救你。”

他说，“亚洲大酒店你快点来，我在门口等着。”

挂完电话，雨好像停了，偶尔会有零星的雨点落在脸上，凉凉的，我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，上车后我告诉那位司机师傅，“快点开，人命关天的事儿！”

那位司机师傅扭过头，看了我一眼，“小妹妹，快开可以，但你至少也让我知道往哪开呀，中南海咱可进不去啊。”

我心想就你这破车还想进中南海哪，人民大会堂的门口都不能让你停，“亚洲大酒店，快点儿开啊，人死了你负责。”

那位司机师傅听我这一说噌地把脑袋转了过来，跟地球仪似的，“妹子，你看哥赚点儿钱也不容易，你还是直接坐120车去吧。”

我嘿嘿笑，看把他给吓的，“快开吧，跟你开玩笑呢！”

起动车子后，他问我，“妹子，听口音你是东北人吧。”

“嗯。”我点点头。

时间过得真快啊，一晃在北京十多年过去了，我望着车窗外，这时的雨彻底停了，乌云已经渐渐地散去，太阳露了出来，雨后的城市显得格外新鲜，我心里合计着该如何扮演好假女友的角色，因为这事儿以前没经历过。

我远远的看见马小石挟着皮包叼着烟站在酒店的门口，正和一个女孩

张牙舞爪地说着什么，那个女孩高高的个头穿着红色的旗袍，一看就知道是酒店的迎宾员，马小石回头看见我颠颠地跑过来，春风满面，从包里抽出一张百元大钞顺着车窗扔了进去，付车钱。

我用手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“和人家小姑娘张牙舞爪地说什么呢!?”

马小石嘻嘻笑，“跟她探讨探讨我的传奇人生，呵呵!”

“就你那风雨飘摇的过去也叫人生?”我哈哈笑，了解他胜过了解我自己，就他那人生，哎!

也是，马小石跟哪个女孩说他自己的身世都不一样，那是绝对的传奇加离奇，简直就不是人，最多的时候可达四、五个血统。有一次他跟一个女孩说，他叫小石·德·马伯爵，他家的势力在中世纪欧洲的时候极其庞大，他爷爷的爷爷是一个英勇善战的骑士，打过无数次胜仗，他爷爷的奶奶是教皇的女儿，结果那个女孩是学文史的，很客观地送了马小石两个字，“疯子”!

“小石同志，今天这事完了你拿什么谢我啊?”我得提前落实一下酬劳的问题，弄不好又白搭了。

马小石眉飞色舞地说，“飞飞，你放心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包括我的第一次!哈哈!”

“你少贫嘴啊!”我斜了他一眼。

“那你说吧，我听你的还不行吗!”马小石像个孩子似的眨着眼睛看着我。

我想了想，然后诡异地笑笑，“小石呀，我这个月挺失败的，欠了一屁股外债，你钱多得不是发白毛吗?”

马小石一听，连连点头，像捡了多大便宜似的，也没问有多少。我心里暗自高兴，嘿嘿，谁让这小子是个地主啊?

我拎着小包踢着欺骗的脚步向电梯走去，只听从身后传来马小石跟那个迎宾女孩细语的说话声，“妹妹，如果明天我公司没什么重要的事情，哥哥开车来接你，咱俩上北海公园划船去，不是哥成心夸你，就你这身材，哪个女孩站在你面前，都得憋屈死啊!看看，你还笑，哥没骗你，真的，



哥就不会骗人!”

马小石那张破嘴像抹了蜂蜜似的，我听着都浑身起鸡皮疙瘩，那个女孩呵呵笑，声音特甜美，我回过头瞄了一眼那女孩，俊俏的脸上带着阳光般的灿烂微笑，散发出青春的色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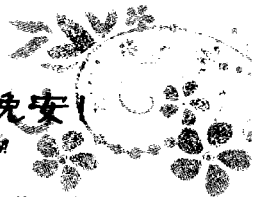
在电梯里，我问马小石，“你什么时候开公司了？怎么没听你说过呢？”

他一脸微笑，“开了一家投资公司，哎，生活呗！哦，那个小姑娘挺单纯的！特别听了我的传奇经历之后，对我很是崇拜啊，嘻嘻！”

我抬头，望着电梯顶上的灯，我如此清白的人居然要给这种鸟人当一天的女朋友，想想都晦气，怪只怪我昨天晚上的那个梦没做好。昨天晚上做梦，梦见我左手拿个小碗，右手拄着小棍，在天桥底下乞讨，没有一个人可怜我，那些路过的人都说我是社会的小骗子，这不，今天就光荣地上岗当上骗子了。

## [ 2 ]

**我**跟马小石进了包房，里面一共坐着四个人，两男两女，我都不认识，那两个男的肥头大耳，肚大腰圆，瞬间在我脑海中浮现出一组猪的画面。那两个女人穿着都很时尚，一看就知道不是金领也得是个白领。



马小石眉开眼笑地把我跟他们作了介绍，那两个男的是他炒期货上的朋友，那两个女人我猜得没错，都是大企业里的。

“小石哥，听说你以前还是个诗人呢！？我上学的时候最喜欢诗歌了！”其中一个女孩笑咪咪地说。

马小石点点头说，“嗯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往事不堪回首啊！”

“诗人都很浪漫的。”那个女孩说。

马小石说，“诗人是什么啊？诗人就是面朝大海，光着屁股，穷浪漫！”

“哈哈！”那个女人夸张地笑起来，黑色长发随之摇颤，“小石哥真幽默，嫂子有眼光，爱上你算是爱对人了！”

“嗯。”马小石坐在我旁边应声点头，表示这话说得很有道理，接着一本正经地装好人，“我这辈子就爱我们家飞飞一个人。”

我在桌子底下狠狠地掐了一下马小石的大腿，疼得他一咧嘴。

“小石兄弟，你不够哥们儿啊，认识你这么长时间了，才把弟妹介绍给我们认识，是不是怕我们撬行吧!？”坐在我对面的那个男人笑着说。

马小石点燃一根烟，又开始吹牛，“有一点我从来没怀疑过，就算你们把地球撬起来，也撬不走我老婆，我们俩那是绝对的罗曼蒂克。当然了，我对我本人的魅力更是充满信心啊！”

我看着马小石唾沫横飞地白话，不禁伸出大拇指，真是厚脸皮啊！哎，俗话说送佛送到西，骗人骗到底，我挽起马小石的胳膊弄得像对恋人似的，“小石说得没错，我们家大小事情都是他做主，他在外面做什么事情我从来都不过问，放心啊！”

我说完那两个猪头羡慕得不得了，都说马小石好福气，找到一个善解人意的女朋友，说他们的老婆都赶上美国侦察兵了，有一点儿不轨的行为都能侦察到，而且还虐待战俘，承认错误也不行，照样使用家庭暴力，马小石端着酒杯，一脸笑容，听他俩诉苦更是臭美，不时地向人家传授治家之道。

